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四十五至四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錢世錫

謄錄監生臣王尚玨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四十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四十

記八首

菱谿石記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

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旁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為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濆為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一作黃）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一作據）淮南淮人為諱其嫌名以荇為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偽（一作為）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一作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為兒女子之

(一作所)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為編民(一作氓)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興廢(一無此字)惜其可愛而(一有反字)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為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弃没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一作勇悍)之士其平

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一無此二字）可為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一作聞石而來）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海陵許氏南園（一作園亭）記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為小園作某亭某堂于其間許君為江淮兩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其所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斂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楫

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其一無此字

掌能使人樂為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修前人久廢

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為之六年厥績大著自國子博

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為副使夫理繁而得其要則

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而有餘

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為園曾不足

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君之美衆矣予特書其

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君本歙人世有孝德其先君

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如父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獘兄未易衣不敢易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兄弟相讓久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令遂顯于朝以大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已子歲當上計京師而弟之子病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君素清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食飲必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下一作疾如可理則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

子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嘆嗚呼予見許氏孝悌一有者字著于三一作四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竹樹登一作覩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刑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一作近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一無此字愈篤則一作焉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騈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于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為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

知予言之可信也慶歷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廬陵歐陽修記

真州東園記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

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横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_{一作趍字}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虚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為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為射賔之圃芙渠芰荷之的歴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隂此前日之蒼烟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景動揺而下上_{一作上下}其寛閒深靚可以答逺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_{一作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

前日之晦明風雨鼪鼯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葢其一二之略也若廼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逺近嬉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我書其大概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賔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於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一作其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

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為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閒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為之書廬陵歐陽修記

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闍山一無此五字或曰浮巢二一無此字山其事出於浮屠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

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為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為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為第十浮槎之水弃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為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

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一此字無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流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

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為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絶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為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

故予為志其事俾世知斯一作奇泉發自李侯始也三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廬陵歐陽修記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葢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

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寛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誇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葢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于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竒偉秀絶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

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混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一作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烟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

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賔客故喜占形勝治亭一作臺榭相與極遊覽之娱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葢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修記

相州晝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一有而莫敢仰視五字此一介之士得志一有於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

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内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于一時出于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于相乃作晝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

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務名譽為可薄葢不以昔
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
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
節至於臨大事决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一作色而措
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
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
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
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

修記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葢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一作帛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幸得與賜焉予竊于世久矣少不悦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

之上者葢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一作善使得與群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群臣從容於翰墨之娱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壠畝之間而况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

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於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一有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歐陽修謹記

峴山亭記一本題上有史光祿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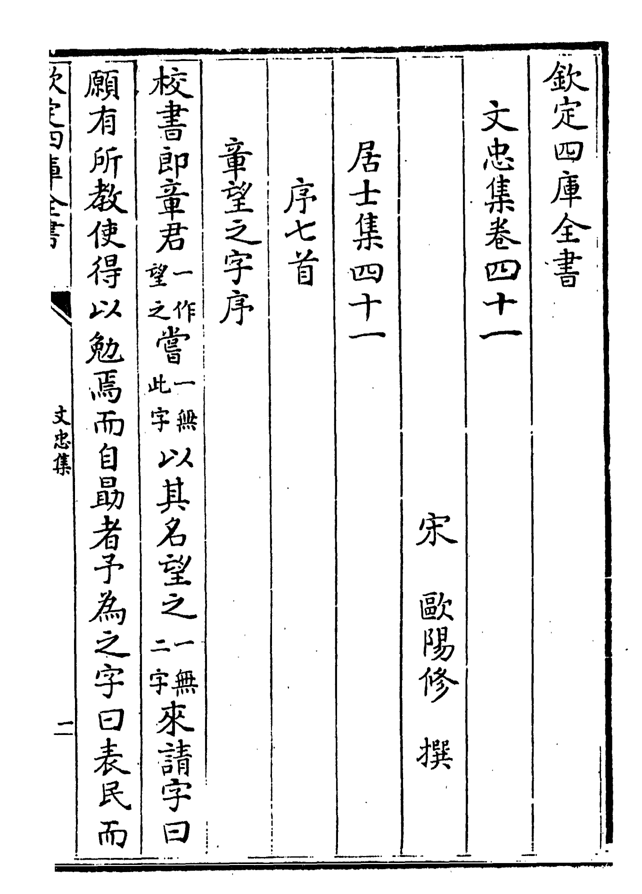
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一作而於叔子思之尤深蓋元凱以其功一作而力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一作謂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一作而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為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堙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

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熈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禄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一無此字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一作曰光禄堂又欲紀其事

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一有則字皆不復道一有也字熈寧三年十月二

十二日六一居士歐陽修記

文忠集卷四十



文忠集卷四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四十一

序七首

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一作嘗一無望之此字以其名望之一無二字來請字曰顧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為之字曰表民而

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為民信事行而為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一作皆有以為民表也故紘綖一作纓旒冕弁以為首容佩玉玦環以為行容衣裳黼黻以為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寛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為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

行不充於内德不脩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一作民勿尊也已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岳瀆一有則字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一作於州閭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産者一作春秋諸侯之大夫若鄭之子産吴之季札之類一國之望也位于二字一作居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一作輒發于外如

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為輕重天下繫其以為一作安危如唐之裴丞相一有若此二字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一作死其事已久一作矣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一作被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一作後聖莫敢過之一作自謂莫及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為民之表也傳曰其在一作在其賢者識其大者遠三字一作遠大者又一有若此數者皆可自擇焉而勉焉者也今十四字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三字一作志於古視其絜然修乎其

外而燁然充乎其内以發乎（一作為）文辭則又辯博放（一作宏）肆而無涯（一作不流）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一無此十三字）是固（一無此字）能識夫（一作其）遠大者矣雖予何（何字一作信可）以勗焉第（一作敢）因其志廣其說（一作彊為之言）以塞請慶歷三年六月日序

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天下之賢豪然猶以為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

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一作僧）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

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娱當其極飲大醉(一作臨水望月)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一作之)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一作若)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絶尤稱祕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

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峍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游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于其將行為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慶歷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修序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一作二十餘年雖學于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

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絶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一作得待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屠不出其户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一作有卓卓著一作見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笞兵走萬里立

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絶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一作嘗或）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為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世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屠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途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耶雖然惟儼（四字一作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

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顧為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一作顯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廬陵歐陽永叔序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繆得

以粗備傳于一作於今者豈一有止字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為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葢詩述商周自生民玄

烏上陳稷契下迄一作訖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一作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為改易者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巳一作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析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一作辯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是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

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歷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以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

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陳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删詩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畧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

論正予豈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一本注云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為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注云增損塗乙改正者三一作八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一有矣字

集古録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

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粮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于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

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逺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弃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絶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

有以為集古録以為傳一作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葢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録之又以為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别為目録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修序

蘓氏文集序

予友蘓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録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婿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弃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寳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一本作困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一作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

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一無此字）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

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茍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一無此字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長作為古詞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一無此字子

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也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四字一作聖明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

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令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収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修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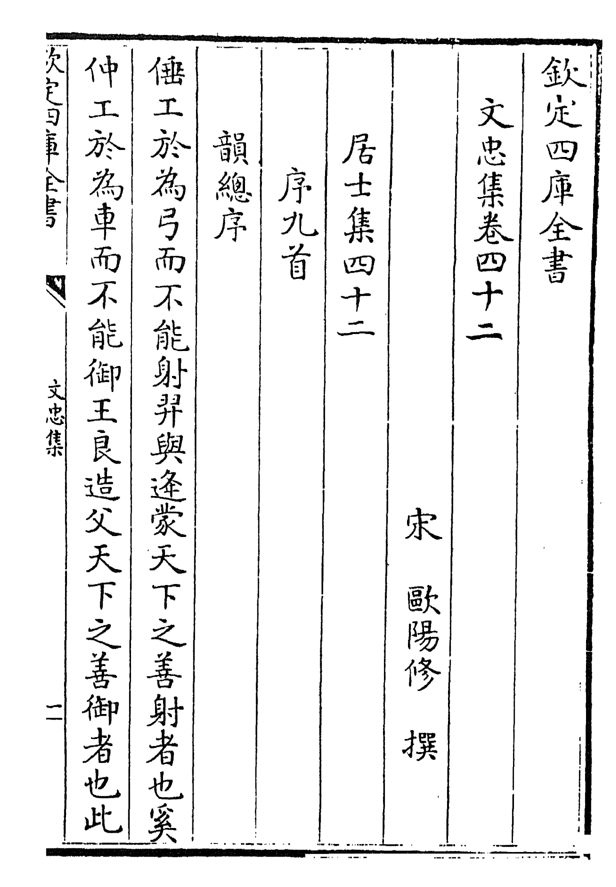
鄭荀政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為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

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為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為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為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弃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一有之字）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

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為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文忠集卷四十一



文忠集卷四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四十二

序九首

韻總序

倕工於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逄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為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

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揚一作禍福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葢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

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鑒聿為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辯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櫛一有者字之於髮績一有者字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者之學莫能難也鑒聿通於易能知大演

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黄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一作聿）本儒家子少為浮屠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屠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一有聿字）而正焉鑒（一無此字）聿之書（一作韻）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焉

送楊寘一作送楊二赴劒浦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宫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一本有夫疾生乎憂者也藥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聲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則疾之忘也宜哉四十五字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宫細者為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

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心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一作思詩之怨刺無一作深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矣一有是不可以不學也七字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為尉於劒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

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一無此二字而有說以贈其行挈道滋之琴而行曰是真可樂也行將學之二十二字

送曾鞏秀才序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一作自南豐來入太學與其諸生群進於有司有司斂羣材操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絫黍不中尺度則棄不敢

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衆人歎嗟(一作咨嗟而)愛惜若

取捨非已事者諉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一作奈何有其不中也)有

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一作士)亦不以責有司皆

由其不中法也(一作其如不中法何)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一作守)

則往往失多而得少(一作失多於所得)嗚呼(二字一作噫)有司所操

果良法耶何其久而不思革也況若曾生之業其大者

固已魁壘其於(一無此字)小者亦可以中(一作就)尺度而有司

一(有遺字)棄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

歸思廣其學而一有益字堅其守予初駭一作驚其文一有既字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獲則豈不多耶曾生槖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一作而生亦不一往干之予豈敢一作若干者豈能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四字一作士大夫既莫能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一有曾字生者可以弔有司一有之失二字而賀余之獨得也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為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争故地一本注云往時忠萬㢮施皆屬荆南五代之際為蜀所侵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一作及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一作哉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破一作金陵功最多於時一作最有功於

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一作天下既平久矣)將卒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為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荊南西(一作自荊南而西將)拜其親於萬州維(一作繫)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一作望山川)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一有留字)數日乃去(一作行)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為(一有之字)名或曰巴峽之

險至此地始平夷葢今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絶乃一作直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一作今文初所歷皆嚮時王師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謝氏詩序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一作以好古能文知名於時其後子於他所

又得令舍人宋公所為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甿閻數千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一無此字中一賈而售遂以名知一作知名於人者繄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之一作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為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也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希孟之言尤隐約深厚一作切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閒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

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豪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孟不幸為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録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一有使字）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為希孟重之其不泯沒矣予固力不足者復何為哉復何為哉希孟嫁進士陳安國卒時年二（一作三）十四景祐四年八月一日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修序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予讀周禮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未嘗不輟而歎息以為三代之際士豈能素賢哉當其王道備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孝慈友悌達於家居有教養之漸進有爵禄之勸茍一不勉則又有屏黜不齒一無二字戮辱之羞然則士生其間其勢不得不至於為善也豈必生知之賢及後世道缺學廢茍為之俗成而亡其教養之具一作漸至於爵禄黜辱之法又失其方而不足以勸懼然則士生其間能自為善二字一作立卓然而不惑者非

其生知之性天所賦予其孰能至哉則凡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故善人尤少幸而有則往往飢寒困踣之不暇其幸者或艱而後通夫賢者豈必困且艱歟蓋髙世則難合違俗則多窮一有困字亦其勢然也嗚呼人事修則天下之人皆可使為善士一無此字廢則雖天所賦予其賢亦困於時夫天非不好善其不勝於人力者其勢之然歟此所謂天人之理在於周易一有為字否泰消長之卦能通其說則自古賢聖窮達而禍福皆可知

而不足恠秀才張生居青州其母賢而知書三子喪其二獨生最賢行義聞於鄉而好學力為古文是謂卓然而不惑者也今年舉進士黜於有司母老而貧無以養可謂困且艱矣嗟乎予力既不能一有以字周於生而生尤好一有學字易常以講於予若歸而卒其業則天命之理人事之勢窮達禍福可以不動于其心雖然若生者豈必一作終窮也哉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哉慶歷二年三月十九日序

送王陶序一作剛說送王先輩之岳陽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著一作尤明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九為姤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至於夬其

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為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一有也字）過泰之三而四為大壯（一本畫卦）五為夬（一本畫卦）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一作以壯而）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為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詘也聖人於

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貞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夬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宜一作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險陰三字一作夫君子少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

好古以一無此字自一作篤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為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以此見三字一作此皆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一作著于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一有修述

孫子後序一作書孫子後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皥注號三家孫

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註者尤多一有至二十餘家五字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皥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一有公字每坐計勝敗授

其成筭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彊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破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

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汩之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抉一作排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汩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溫恭一有仁厚而明四字衣冠進趨�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葢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藴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一有之字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竒怪内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葢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廕補為吏累舉進士輙抑於有司困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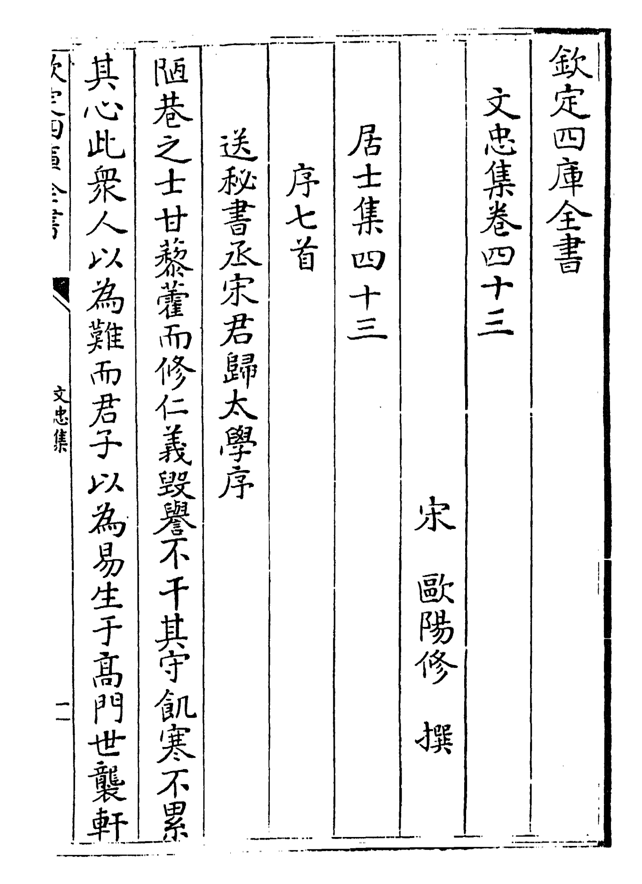
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説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説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一作最)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

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輙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

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廬陵歐陽修序

文忠集卷四十二



文忠集卷四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四十三

序七首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修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飢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為難而君子以為易生于髙門世襲軒

晃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于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為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一有夫字以舜禹之明一有且字猶以是為相戒懼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為當世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清德著于一時令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于人既長學

問好古為（一無此）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為人而
君歙然常若不足于已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
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
而不溺其習此蓋出其（一作於）天性其見焉而不動于中
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學（一作進）而不止高而愈下
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
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
時奮身竊位于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

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為難能也歳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為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為之序廬陵歐陽修述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

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一作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卧而已其群居

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一作以而後世更百千歳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一作其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一作勤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

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一作其遲速雖異）而（一作然）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一無此字）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群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一有而字）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廖氏文集序

自孔子沒而（一無此字）周（一有益字）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絶漢興葢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偽說之亂經也屢為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歳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之所信（一作好）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為自孔子沒至今

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為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修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者既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勝而(二字一作以)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一有也字)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一作載)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一作今之世矣)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其兄偁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

論洪範以為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一有矣字始余之待于後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偁者未嘗聞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矣亦有待於數千歲一作載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知名於湖南而偁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里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于世嗚呼知一有有字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一有有字所畜者必有時而

施荀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偁不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嘉祐六年四月十六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修序

外制集序一作慶歷制草序

慶歷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鋭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陜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

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閤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一作逢）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為材耶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刼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獘矣天子方慨

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敕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敕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亟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

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為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篋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一作而）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益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為三卷予自直閣下儤直

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

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禮部唱和詩序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尚書禮部考天下所

貢士凡六千五百人蓋絶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其閒

時相與作為古律長短歌詩雜言庶幾所謂群居燕處

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故其為言

易而近擇而不精然綢繆反復若斷若續而時發於奇

怪雜以詼嘲笑謔及其至也往往亦造於精微夫君子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遺而況於詩乎古者詩三百篇其言無所不有惟其肆而不放樂而不流以卒歸乎正此所以為貴也於是次而録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傳於六家嗚呼吾六人者志氣可謂盛矣然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而老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則是詩也足以追惟平昔握手以為笑樂至於慨然掩卷而流涕嘘嚱者亦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覽

者其必有取焉廬陵歐陽修序

內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為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為此語頗取怒(一作恐)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為至論今學士所作文嘗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屠之說祈禳秘祝徃徃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一作誥)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

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裔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猶以翰林為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四裔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歷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

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為虛名而資笑談一作談笑之一噱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修序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

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為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説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説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説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絶漢興久之詩書

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絶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倫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為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真偽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逺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黄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

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黄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

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為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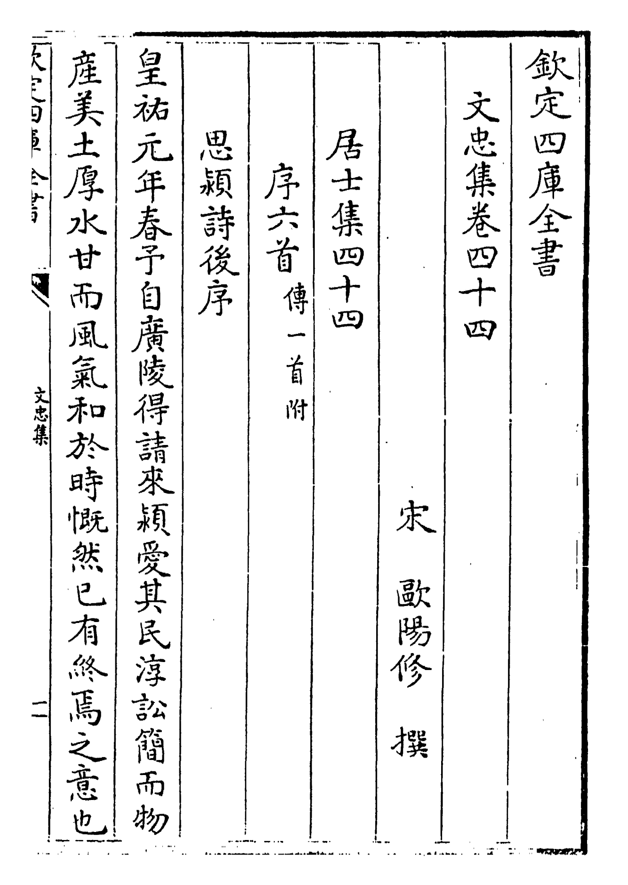
後序

余既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為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諸

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二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

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為玄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為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短長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决矣

文忠集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四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四十四

序六首 傳一首附

思潁詩後序

皇祐元年春予自廣陵得請來潁愛其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於時慨然已有終焉之意也

爾來俯仰二十年間一無此字歷事三朝竊位二府寵榮已至而憂患随之心志索然而筋骸憊矣其思潁之念未嘗一日一有二字少忘于心一無此二字而意一作口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也今者幸蒙寛恩獲解重任使得待罪于亳既釋危機之慮而就閒曠之優其進退出處顧無所繫於事矣謂可以償夙志者此其時哉因假道于潁葢將謀一有葺欒廬以四字決歸休之計也乃發舊稾得自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潁之作以見予拳拳於潁者非一日矣

不類勸飛之鳥然後知還惟恐勒移之靈却回俗駕爾

治平四年五月三日廬陵歐陽修序

歸田録序

歸田録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録者録之以俻閒居之覽也有聞而誚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為業誦六經以為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葢八年于兹矣既不能因時奮身遇事發憤

有所建明以為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當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鰐黿鼉之怪方駢首而闖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惻然哀憐脫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蛇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無所為今既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大農之錢為太倉之鼠也為子計者謂宜乞身于朝遠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十一字一

作退避榮寵而優游田畒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裴回俯仰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録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歐陽修序

仲氏文集序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知乎貴賤窮亨用捨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有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所謂知

命者知此而已葢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為君子知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世有善而不知於人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皆推之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余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君諱訥字樸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為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似其為人少舉進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久

伏而不顯者葢其不茍屈以合世故世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茍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既沒富春孫莘老狀其行以告於史官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不茍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邪噫余雖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廬陵歐陽修序

續思頴詩序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于頴上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彊健姑為樂莫待衰病須扶携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為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頴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彊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擢叨塵二府遂歷三

朝葢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謗咎已盈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葢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中間在亳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責任以為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惻然閔其年猶未也謂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寔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

并得蔡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寛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頼連疆因得以為歸老之漸兾少償其夙願兹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為思頴詩以刻于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亳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廹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彊健之時而

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譏其踐言之晚也熈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序

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為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為之銘者至二

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遊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藁猶為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

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鄉幾穀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閒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為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熈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薛簡肅公文集序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葢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為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乎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於一此字無兩得況其下者乎惟簡肅公在真宗時以材能為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為賢輔

其決大事定大議嘉謀讜論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令稱於士大夫公絳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為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為人公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為後公之文既多而往往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為四十卷

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為有後矣熈寧四年五月日序

六一居士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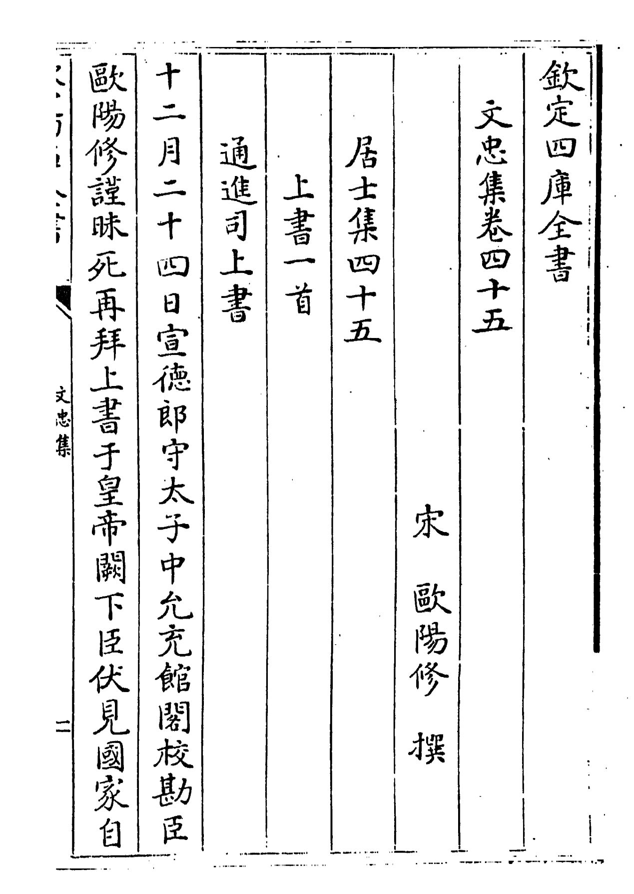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柰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一作老翁於此五物之間

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予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為吾累者衆也其大者

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内使吾形不病而已瘁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方一作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皆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

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葢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二字一作志〉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禄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宜去矣復何言哉熈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傳

文忠集卷四十四



文忠集卷四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四十五

上書一首

通進司上書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修謹眛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

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為二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寛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邉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先入然國威未

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擄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外裔侵邉自古為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悦其心然後訓養精鋭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鋭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

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群起彼方奮其前鋭擊吾困獘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

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踰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刼藩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為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以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

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彊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彊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况自劉平陷没賊鋒

熾鋭未嘗挫衂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
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
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
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
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
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榷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
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為而不困困而
不起為盜者須水旱爾外為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

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為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為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為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溥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為西計者皆患漕

運之不通臣以為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為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一作何）為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

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

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為尚當為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

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絶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惜有司之勤内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

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遏州巳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

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為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為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巳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

關市而算舟車尚有可為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司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為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遊手之人方逸地之産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為也况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為畎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

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獘至達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冦則其理田不為易也猶勉為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彊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嵗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廹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溥而可

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葢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一有於字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為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

水旱適足以為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為遊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

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一有又宜重爲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容者使不容於民而樂爲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四十四字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群遊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縵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

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幷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
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
蓋為國者興利日繁兼幷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
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
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
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為
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
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

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為便有司既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群商而散之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

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為國資錢帑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多也今為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為朽壞何哉故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為

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

一有又令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去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為大商賈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為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為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閒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而刑繁凡二百三十八字

若乃縣官自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為臣謂行之

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弊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鋭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修昧死再拜

文忠集卷四十五